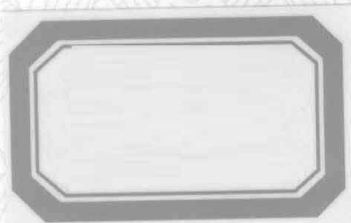


十周年
纪念版

祝勇
著

旧 宫 殿

上海文艺出版社



祝勇 著

旧宫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宫殿/祝勇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321-4087-9

I. ①旧… II. ①祝…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0559 号

策 划: 谢 锦

责任编辑: 韩 樱

美术编辑: 钱 祯

旧 宫 殿

祝 勇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字数 107,000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087-9/I · 3151 定价: 2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美〕 Kim Roseberry 摄

李 昊 宇

祝勇

作家、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师从刘梦溪。

曾供职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全国青联第十届中央委员。

坚持以现代视角重述和阐释历史，已出版作品四十余种，主要作品有：长篇历史小说《旧宫殿》、《血朝廷》，非虚构作品《纸天堂》、《辛亥年》，“文革学”学术著作《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等

主创历史纪录片多部，任总撰稿，代表作有：《辛亥》（北京电视台）、《岩中花树》（中央电视台）等。

祝勇邮箱：zhuyong2003@163.com

祝勇博客：blog.sina.com.cn/m/zhu_yong



紫禁城的另类表达

紫禁城(故宫)，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中华文明的象征，在文化史上，具有不可比拟的独特性，为世界瞩目，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空间上看，紫禁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其规模、其气势，令法国卢浮宫、俄国圣彼得堡的冬宫、英国白金汉宫、日本东京皇宫等世界著名宫殿难以望其项背。从时间上看，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有 24 位皇帝的身影在这里出现过，紫禁城的一砖一瓦，都见证着明清历史的风云变幻，从这个意义上说，紫禁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容器，贮存着无比丰富的历史信息，探测着历史的深度。

紫禁城的价值，依托于建筑，又不止于建筑。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它们是历史的产物，但它们的存

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因而，它们不仅史学价值巨大，文学和艺术的价值同样很大。它们不仅为学者们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也为作家和艺术家们提供充沛的创作素材。也就是说，对紫禁城的解读，应该是全方位的、多元的，不同领域的创作者，完全可以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完成对这两处史诗性建筑的阐释。

祝勇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紫禁城，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与故宫以及故宫同仁，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祝勇很早就把关注点聚焦到明清历史，特别是紫禁城上面来，他不仅沉潜于史料，而且对紫禁城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这种扎实稳健的风格，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难能可贵。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灵活的视角，这刚好有利于发挥他的特点，对紫禁城作出与他人不同的阐释，使他的作品，成为一种独特的文本。他一直坚持个人化的写作路线，他所描述的紫禁城，得自于他的个人视角，与我们每个人所熟悉的紫禁城（公共视角），既相通，又相异，这使他的文本具有张力和不可重复性。本书是构思新颖、表达独特的作品，对于让更多的读者深入地认识紫禁城和长城，弘扬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意义。

郑欣鼎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原)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

于 2009 年 5 月 11 日



序二

迷人的《旧宫殿》

《旧宫殿》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复杂文本。它有些像文化散文，有些像学术研究，有些像历史小说，有的地方甚至透露出武侠的痕迹。它的形貌令人捉摸不定，随着阅读的深入愈显得神秘莫测。它在一定程度上修改着我们的阅读经验，取代传统历史演义的线性叙事体系的，是一种更加立体的叙事方式，作者仿佛在空中同时打开无数扇门，我们可以由任意一扇进入。我相信每个进入者得到的感受都会大相径庭。与传统的叙事者不同，作者并不企图呈现什么——诸如所谓“鲜为人知的史实”，而更加倾向于改变叙事者在文本中的垄断性，为阅读者提供更多的入口和出口，使他们的思想不是通过阅读被囚禁，而是在阅读中获得自由。这赋予《旧宫殿》极强的叙事探索功能，并使它凸显于同时代许多作品之上，显现出极强的特异性。

祝勇把《旧宫殿》的写作归结为“综合写作”。像这样的写作，的确需要同时调动诸多写作资源，然而《旧宫殿》的成功在于它并不是各种历史信息的生硬堆砌，而是像精密的齿轮一样彼此咬合，为整部作品注入了极强的动力，推动作品像层层剥茧一般深入下去。评论界将此称为“互文性”写作，即不同性质之间的文本相互参照，产生的结果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叠加，而是化学意义上的激变。

应当说，在祝勇的所有创作中，《旧宫殿》是最成功的一部。他在这部作品中充分展现了他的游刃有余——他的学术功底、语言优势和驾驭叙事的能力。我赞同祝勇的说法：“在今天，要想较为恰当地展示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世界，综合写作就是不可避免的……单一的文体模式在运用上十分单调和单薄，与历史的复杂性不可同日而语。”祝勇也因此开始了一种离经叛道式的写作，他变得桀骜不驯，甚至胆大妄为。他无疑在进行一次写作冒险，他可能成功，也可能粉身碎骨。这种冒险不仅需要勇气和野心，更需要经验和自信。

《旧宫殿》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容器，它使我们有了面对历史的可能。我们有可能通过一部文学作品来面对历史，而不是通过史学。有的时候虚构比史实更加真实，因为它更符合历史的逻辑。这就是祝勇在《旧宫殿》中明目张胆地进行虚构，并将之与“史实”交叉使用的原因。至于将这部作品归结为小说还是散文，那大概不是作者所关心的。

旧宫殿(即北京故宫)的兴建者是明成祖朱棣——中国历史上一个以野心而著名的皇帝，而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民族统治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代之一。然而，祝勇却引领我们穿过金碧辉煌的殿堂，而深入无数阴冷的角落，去领教那些在神圣外衣包裹下的污浊与残忍。故宫有九千多间房屋，而我们每次游览，看到的却永远只是三大殿和寥寥无几的几个侧宫。旅游管理部门封锁了游客进入其他房间的道路，而从精神上进入其他房间的道路却是我们自己封闭的。在祝勇的《旧宫殿》中，所有被封闭的道路，都热烈地但同时也是充满悬疑地敞开了。金碧辉煌的宫殿是作为权力斗争的结果出现的，而所有阴谋的产生过程，却被时间隐去。《旧宫殿》使我们目睹了被隐去的可能性，看到了在时间中看不到的部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于权力暴力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暴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的核心，在封建中国尤其如此，这是人类动物社会继承的传统，小至家庭、族群，大至国家，概莫能外，也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对暴力的漠视，不是无知，就是伪善。《旧宫殿》中不乏对酷刑的描写，而且有意把它们安排在宫殿之上，这表明了作者的别有用心，那就是通过对暴力的揭露和批判，解构权力的神圣。光芒万丈的永乐大帝，也在这种解构中变得体无完肤。然而真正的恐怖并不是由刑具带来的，而是制度。就像《旧宫殿》第五十四节所写：

这场被史学家命名为“瓜蔓抄”(即顺藤摸瓜)的杀戮不断被扩大化,它像瘟疫一样蔓延着,掩盖着皇帝内心深处的不安。二十年后,政敌们连一个细胞都不存在了,杀戮还在继续——它已成习惯。

朱棣个人发动的恐怖行动必然造就并依赖一种国家体制,当这种体制出现后,个人(即使是皇帝)的重要性就已减弱,如同上帝创造了死亡,而他却无力阻止死亡。体制本身会依靠自身的机能生长和运转。在政敌消失以后,体制还会物色甚至虚构出更多的“敌人”,惟其如此,这种体制才能存活下去。刀如不饮血。就是一堆废铁。

而祝勇把所有暴力的原动力归结为欲望(包括一切欲望)。作者把“阳具”作为全书的核心,使其成为一种深具隐喻性的意象。在本书的指引下,我们见证了另外一个故宫,以及其中由所有神话、谎言和暴行重合而成的复杂影像。

《旧宫殿》是祝勇精心设置的一个历史迷宫,它华丽而苍凉,妩媚而毒辣,庄严而污秽。它诱惑我们走进去,让我们陶醉其中,浑然不觉,而作品中所有通向历史暗角的路径,都尽在作者的掌握之中。作者像一个老谋深算的巫师,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窥视着历史,也占卜着我们的将来。

莫言



自序



去意徊徨

——第六版自序

大明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建文帝朱允炆于 1402 年突然失踪。从那一天起，就有许多人把搜寻朱允炆的下落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他们最初是受到了朱允炆的权力争夺者、新任皇帝朱棣的指派上路的，在永乐年间，朱允炆无疑成为全国最大的通缉犯，但追踪者大多有去无回，成为新的失踪者，直到朱棣咽气，也没有等来有关朱允炆的任何消息。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官方搜捕行动的失败，反而激发了后世学者的更大兴趣，于是，越来越多的业余侦探们纷纷踏上寻访建文帝踪迹的道路，当然，他们寻访的目的，不是为了将他捉拿归案，而是探求历史的真实。建文帝朱允炆的失踪堪称明朝最大疑案，连朱允炆也不会想到，自己在 1402 年 6 月里的悄然出走，为后人留下了一道经久不息的谜题，六百多年无人破解。他写了

一部无比深奥的逃亡之书，抵得过任何文学作品。但人们相信一个事实：朱允炆没有死，宫殿中的那具不堪入目的尸体，只是迷惑朱棣的一个障眼法。清代那个名叫张廷玉的白发老人，在主持编修的《明史》中写下这样的话：“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这句话已经暗示了这一点。倘真如此，朱允炆就不可能从人间蒸发，总会留下蛛丝马迹，那么，那条路是否永远守口如瓶，逃亡者是否真的能够在如此规模浩大、又旷日持久的追踪面前音讯全无？

明崇祯九年（1636 年），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从江阴出发，向云贵方向，进行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长途旅行，寻访建文帝遗踪，是他此行的目的之一。2010 年，上海东方卫视开始制作一部关于徐霞客的历史文献纪录片《霞客行》，我应邀参加，并于该年 4 月 20 日从江阴出发，踏上追随徐霞客路线的道路，由于朱允炆是徐霞客的寻访目标之一，于是，关于朱允炆逃亡旅途中的各种传闻，与他的诸多疑似遗迹，也在不经意间，从这条暗藏着许多历史密码的道路上接二连三地浮现出来。与明代不同，此时的大地，几乎已被探险家们翻检了一遍，早已藏不下任何秘密，然而，当我在贵州、云南的深山古刹聆听他的逃亡故事，触摸他坐禅面壁的石凳时，内心的激动仍然无以言表。在寻访建文帝的人流中，我是最迟的一个，已经难以获得历史深处的准确信息，但我无法抵御对破解这一历史方程的强大兴趣。1994 年，我写《北京之死》的时候，就萌生了以紫禁城为题材写一部关于明代政治的文学作品的念头，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入口。没想到，那个入口，最终由 600 年前一个名叫朱允炆的逃亡

者提供给我——2002年，我开始动笔写一本名为《旧宫殿》的书，后来我才发现，那一年距离朱允炆失踪刚好600周年。我用一年时间完成了这本书，在《花城》主编田瑛先生支持下，在2003年第5期《花城》杂志全文发表，2005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我应中央电视台之邀，担任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1405，郑和下西洋》总撰稿，也与探求那个失踪皇帝的去向密切相关。2010年的《霞客行》，使我终于从一个纸页上的解密者踏上了实地寻访的道路。我在寻找一个600多年前失踪的人，我知道我不可能找到他，但如同当年的徐霞客一样，我相信这条路总会告诉我些什么。这是我在这次寻访之后，觉得《旧宫殿》必须修订再版的原因。

但我并不想把《旧宫殿》写成一部克里斯蒂式的悬疑之书，因为任何悬疑，都必然导向一个确定的结局。我希望《旧宫殿》是一个更复杂的、不确定的文本。大明王朝迁都北京、巨大的紫禁城像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在帝国国土的北方突然出现，以及诸多看似无关的历史，实际上都与建文帝的离去有关。建文帝的离去如一个引信，为此后的历史引发了一系列的激变，由此我们发现，所有人的命运构成了一个完整命运共同体，它们并非互不相关，而是榫卯相接，严丝合缝，任何局部的变化都会牵动整体格局的变化，而一个皇帝的命运转折所带来的振荡，更是不言而喻。它的影响一直蔓延到今天，渗透到我们的命运里，每一个北京人，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拒绝这种影响——更不用说把北京和故宫作为写作题材的我了。一个深藏于历史中的事件，可能影响着几百年后人们的

命运，这是历史的蝴蝶效应，它表明历史与未来之间存在着某种气若游丝、却从不中断的关系。所以，《旧宫殿》是一部开始之书，它的终点不止一个，而是有无数个，它通向无数种可能，历史中的许多事件，都与它有着隐秘的联系，而在所有的结局中，任何一种结局都是微不足道的。在它的内部，包含着许多个方程，一个方程破解的钥匙，或许包含在另一个方程中。标准答案或许永不存在，但它们从不妨碍我们破解的激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绝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是一部破碎之书，它是由许多历史的碎片组成的，它以这种破碎的方式，再现完整的建筑和完整的历史。

《旧宫殿》的写作过程无疑是艰难的。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包括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副院长李文儒、王亚民先生，紫禁城出版社总编辑赵国英博士等对我长期从事故宫和明清史研究和写作的支持和厚爱，以及刘心武、莫言、徐小斌、邱华栋、蒋蓝、洪治纲、敬文东等文界友人对这一实验性文本的鼓励与支持，刘心武先生还曾热心将此书介绍给法国的出版社，只因翻译难度大而放弃出版。

我相信，《旧宫殿》可能不是一部最好的书，但它绝不会是一部索然无味的书。



2010年5月30日昆明—泸西途中

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
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录自云南狮子山正续寺大雄宝殿楹联

目 录

- 1 序一 紫禁城的另类表达 郑欣淼
- 3 序二 迷人的《旧宫殿》 莫言
- 7 自序 去意徊徨

1 第一卷 火(上)

建文帝以备边为名兵发荆州的时候,柏给自己的宫殿放了一把火。人们普遍认为他害怕了,没有人知道柏的死与一个江湖剑客的关系。

19 第二卷 火(下)

装疯并不需要过多的技巧,它惟一需要的只是耐力。除了身体上要有惊人的承受力以外,心理上能否支撑至关重要。

33 第三卷 宫殿

巨大的宫殿改变了皇帝注视世界的视角。他试图在二维的世界上获得第三维,他甚至企图获得上帝那样的全知视角,而这一切,必须借助于巨大的建筑。